

魏書

卷二十一之二十二



20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50/-28/-29	73/19/68			

魏書卷二十一上

獻文六王列傳第九

國書館珍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咸陽王 趙郡王 高陽王 廣陵王 北海王

獻文皇帝七男李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

王禧韓貴人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孟椒房生

廣陵惠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

平王詳勰別有傳

咸陽王禧字永壽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

都大官文明太后令曰自非生知皆由學誨皇子皇孫
訓教不立溫故求新蓋有闕矣可於閒靜之所別置學
館選忠信博聞之士爲之師傅以匠成之高祖以諸弟
典三都誠禧等曰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任重三都折
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寔授
刀之責皆可脩身慎行勿有乖爽文明太后亦誠禧等
曰汝兄繼承先業統御萬機戰戰兢兢恒恐不稱汝所
治雖小亦宜克念高祖又曰周文王小心翼翼聿懷多
福如有周公之才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汝等宜小心
畏慎勿自驕怠出爲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高祖餞於

南郊又以濟陰王鬱枉法賜死之事遣使告禧因而誠
之後禧朝京師高祖謂王公曰皇太后平日以朝儀闕
然遂命百官更欲撰緝今將畢脩遺志卿等謂可行不
當各盡對無以面從禧對曰儀制之事用捨各隨其時
而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臣謂宜述元志備行朝式
高祖然之詔曰仲尼在鄉黨猶尚恂恂周文王爲世子
卑躬求道禧等雖連萼宸暉得不尊尚師傅也故爲置
之以加令德廷尉卿李冲可咸陽王師禧將還州高祖
親餞之賦詩敘意加禧都督冀相克東克南豫東荆六
州諸軍事於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脩之門禧取

任城王隸戶爲之深爲高祖所責詔曰夫婚姻之義曩
葉攸崇求賢擇偶綿代斯慎故剛柔著於易經鵲巢載
于詩典所以重夫婦之道美尸鳩之德作配君子流芳
後昆者也然則婚者合二姓之好結他族之親上以事
宗廟下以繼後世必敬慎重正而後親之夫婦旣親然
後父子君臣禮義忠孝於斯備矣太祖龍飛九五始稽
遠則而撥亂創業日昃不暇至於諸王娉合之儀宗室
婚姻之戒或得賢淑或乖好逑自茲以後其風漸缺皆
人乏窈窕族非百兩擬匹卑濫勇氏輕微違典滯俗深
用爲歎以皇子茂年宜簡令正前者所納可爲妾媵將

以此年爲六弟娉室長弟咸陽王禧可娉故潁川太守
隴西李輔女次弟河南王幹可娉故中散代郡穆明樂
女次弟廣陵王羽可娉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
次弟潁川王雍可娉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次弟
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隴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詳可
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瓘等三
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詔曰利建雖古未
必今宜經野由君理非下請邑采之封自有別式入除
司州牧都督司豫荆郢洛東荆六州諸軍事開府如故
賜帛二千匹粟五千斛詔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戶

自餘五王皆食邑二千戶高祖引見朝臣詔之曰卿等欲令魏朝齊美於殷周爲令漢晉獨擅於上代禧曰陛下聖明御運實願邁迹前王高祖曰若然將以何事致之爲欲脩身改俗爲欲仍汰前事禧對曰宜應改舊以成日新之美高祖曰爲欲止在一身爲欲傳之子孫禧對曰旣卜世靈長願欲傳之來業高祖曰若然必須改作卿等當各從之不得違也禧對曰上命下從如風靡草高祖曰自上古以來及諸經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禮乎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二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

仍舊若有故爲當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禧對曰實如聖旨宜應改易高祖曰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卽爲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合令御史牽下冲免冠陳謝又引見王公卿士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爲夾領小袖我徂東山雖不三年旣離寒暑卿等何爲而違前詔禧對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臣雖仰稟明規每事乖互將何以宣布皇經敷贊帝則舛違之罪實合刑

憲高祖曰若朕言非卿等當須庭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卿等之謂乎尋以禧長兼太尉公後高祖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既有天地又有君臣太尉位居台鉉在家宰之上三槐九棘不可久空元弟禧雖在事不長而戚連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飴鼎朕常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貽彼已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二賓良以爲愧高祖有事於方澤質明羣臣問起居高祖曰昨日方澤殊自大暑遇天雲陰密行人差得無愆禧對曰陛下德感天地故雲物凝彩雖復雨師灑掃風伯清塵豈過於此高祖曰伊

洛南北之中此乃天地氤氳陰陽風雨之所交會自然之應非寡德所能致此高祖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誠雖當時遵奉而終不改操禧表曰國朝偃武崇文偏捨來久州鎮兵人或存雄勇不閑武藝今取歲暮之暇番上之日訓其兵法弓矢于稍三分並教使人閑其能臨事無闕詔曰雖云教武未練其方既逼北行聞教武脫生羣惑且可停之後從平漢陽以剋南陽之勳加侍中正太尉及高祖崩禧受遺輔政雖爲宰輔之首而從容推委無所是非而潛受賄賂陰爲威惠者禧特甚焉是年八座奏增邑千戶

世宗從之固辭不受禧性僑奢貪淫財色姬妾數十意尚不已衣被繡綺車乘鮮麗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由是昧求貨賄奴婢千數田業鹽鐵徧於遠近臣吏僮隸相繼經營世宗頗惡之景明二年春禧等爲將祔祭入齋世宗詔領軍于烈率左右召禧等入於光極殿詔曰恪雖寡昧忝承寶曆比纏疋疹實憑諸父苟延視息奄涉三齡父等歸遜殷勤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尋詔曰朕以寡昧夙罹閔凶憂榮在疚罔知攸濟是賴先帝聖德遺澤所覃宰輔忠賢劬勞王室用能撫和上下肅清內外乃式遵復子歸政告遜辭理懇至邈

然難奪便當勵茲空乏親覽機務王尊惟元叔道性淵凝可進位太保領太尉司空北海王季父英明聲略茂舉可大將軍錄尚書事世宗旣覽政禧意不安而其國齋帥劉小苟每稱左右言欲誅禧禧聞而歎曰我不負心天家豈應如此由是常懷憂懼加以趙脩專寵王公罕得進見禧遂與其如兄兼給事黃門侍郎李伯尚謀反時世宗幸小平津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墉衆懷沮異禧心因緩自旦達晡計不能決遂約不洩而散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而禧意不疑乃與臣妾向洪池別墅遣小苟奉啓云檢行田牧小苟至邨嶺已

逢軍人怪小苟赤衣將欲殺害小苟困迫言欲告反乃
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大風暴雨拔樹折木禧不知事
露其夜或說禧曰殿下集眾圖事見意而停恐必漏洩
今夕何宜自寬恐危禍將至禧曰有此軀命應知自惜
豈待人言又說曰殿下見婦已渡河兩頭不相知今俛
眉自安不其危乎禧曰初遣去日令如行人渡河聽我
動靜我久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而尹忤期與禧長子
通已入河內郡列兵仗放囚徒而將士所在追禧禧自
洪池東南走僮僕不過數人左右從禧者唯兼防閤尹
龍虎禧憂迫不知所爲謂龍虎曰吾憤憤不能堪試作

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虎欵憶舊謎云眠則俱眠
起則俱起貪如豺狼賊不入已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
亦不以爲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之是箸
渡洛水至栢谷塢從者唯禧二舅及龍虎而已顧謂龍
虎曰凡夫尚有節義相爲取死汝可勉心作與太尉公
同死計龍虎曰龍虎東野常人遭殿下寬明接處左右
今屬危難恨無遠計匡濟聖躬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
生俄而禧被擒獲送華林都亭世宗親問事源著千斤
鑊格龍虎羽林掌衛之初高祖閑宴從容言於禧等我
後子孫邂逅不逮汝等觀望輔取之理無令他人有也

禧臨盡雖言不次第猶尚泣涕追述先旨然畏迫喪志不能慷慨有所感激也及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云坐多取此婢輩貪逐財物長罪作反致今日之事何復囑問此等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其宮人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富貴絃管奏之莫不灑泣同謀誅斬者數十人潛瘞禧於北邙絕其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產奴婢自餘家財悉以分賚高肇趙脩二家其餘賜內外白官逮于流外多者百餘匹下至十匹於後禧諸子每乏衣食獨彭城王勰歲中再三賑給之禧有子八人

長子通字曇和竊入河內太守陸琇初與通情既聞禧敗乃殺之
通弟翼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其父頻年泣請世宗不許翼乃與弟昌曄奔於蕭衍翼與昌申屠氏出曄李妃所生也翼容貌魁壯風制可觀衍甚重之封爲咸陽王翼讓其嫡弟曄衍不許後以爲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鎮郁州翼謀舉州入國爲衍所移昌爲衍直閣將軍翼弟顯和昌弟樹後亦奔於衍顯和卒於江南

樹字秀和美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略衍尤器之封爲魏郡王後改封鄴王數爲將領窺覲遑服時揚州降衍兵武旣衆衍將湛僧珍慮其讎異盡欲殺之樹以家國遂皆聽還衍以樹爲鎮西將軍郢州刺史介朱榮之害百官也樹聞之乃請衍討榮衍乃資其士馬侵擾境上前廢帝時竊據譙城出帝初詔御史中尉樊子鵠爲行臺率徐州刺史大都督杜德以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金紫光祿大夫張安期往說之樹乃請委城還南子鵠許之樹持誓約不爲戰備杜德襲擊之擒樹送京師禁於永寧佛寺未幾賜死孝靜時其子貞自建業赴鄴啓

求葬樹許之詔贈樹侍中都督青徐兗揚豫五州諸軍事太師司徒公尚書令揚州刺史貞旣葬還於江南曄字世茂衍封爲桑乾王拜散騎常侍卒於秣陵初正光中詔曰周德崇厚蔡仲享國漢道仁恕淮南畢王皆所以申恩懿戚蠲盪舊釁義彰曩葉詠流前史頃者咸陽京兆王自貽禍敗事由間惑猶有可矜兩門諸子並可聽附屬籍後復禧王爵葬以王禮詔曄弟坦襲改封敷城王邑八百戶坦傲很兇羸從叔安豐王延明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有宋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莊帝初還

復本封武定中爲太師齊受禪爵例降

坦弟昶起家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縣開國公邑五百戶
莊帝初特封太原王累遷鴻臚卿超拜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天平二年薨贈太尉公
子善慧襲齊受禪爵例降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加衛大將軍除
侍中中都大官尋授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吏部尚
書所生母薨高祖詔曰太妃韓氏薨逝情以傷慟太妃
先朝之世位擬九嬪豫班上族誕我同氣念此孤稚但
用感惻明當暫往臨哭可勅外備辦遣侍御史假節監

護喪事贈綵八百匹詔曰季世多務情緣理奪幹旣居
要任銓衡是荷豈容遂其私志致曠所司可遣黃門郎
敦諭令勉從王事朕尋當與之相見拜使持節都督南
豫郢東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豫州刺史及
車駕南伐以幹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
事給銅虎符十別賜詩書高祖篤愛諸弟以幹總戎別
道誠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師散騎常侍盧淵才堪詢
訪汝其師之尋以蕭贖死班師遷洛改封趙郡王除都
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刺史開府如
故賜雜物五百段又密賜黃金十斤高祖親餞於近郊

魏書卷三十一 列傳 十
詔幹曰夫刑獄之理先哲所難然既有邦國得不自勵也汝我之懿弟當聿脩厥德光崇有魏深思遠圖如臨深履薄若恃親重不務世政國有常憲方增悲感高祖詔以李憑爲長史唐茂爲司馬盧尚之爲諮議參軍以匡弼之而憑等諫諍幹殊不納州表斬盜馬人於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詔曰夫刑以節人罪必無濫故刑罰不中民無措足若必以威殺爲良則應況通衆牧苟須有禁何得不稽之正典又律令條憲無聽新君加戮之文典禮舊章不著始臨專威之美尚書曲阿朕意實傷皇度幹闇於治理律外重刑並可推聞後

轉特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幹貪淫不遵典法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舍因屏左右而謂幹曰殿下比有風聞卽欲起彈恐損聖明委託之旨若改往修來彪當不言脫不悛改夕聞旦發而幹悠然不以爲意彪乃表彈之高祖省之忿惋詔幹與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旣至詳獨得朝見幹不蒙引接密令左右察其意色知無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二十二年薨年三十一給東園祕器斂服十五稱賜帛三千匹謚曰靈王陪葬長陵

子謚世宗初襲封幹如穆氏表謚母趙等悖禮愆常不遜日甚尊卑義阻母子道絕詔曰妾之於女君猶婦人事舅姑君臣之禮義無乖二妾子之於君母禮加如子之恭何得黷我風政可付宗正依禮治罪謚在母喪聽音聲飲戲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復封除通直散騎常侍加龍驤將軍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謚性嚴暴虐下人肅宗初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帥檢覈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謚聞而大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數日之間謚召近州夫閉城四門內外嚴固搜掩城中楚掠備至

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兇懼衆遂大呼屯門謚怖登樓毀梯以自固土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遊擊將軍王靖馳駙諭之城人既見靖至開門謝罪奉送管籥乃罷謚州還除大司農卿又除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謚如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坐毆其妃免官後除都官尚書加安南將軍正光四年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賜帛五百匹高陽王雍幹之母弟啓論謚故超贈假侍中征南將軍司州牧謚曰貞景子毓字子春襲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宣恭無子詔以謚弟讞子寘字景融

爲後襲爵及寘伯謚復封趙郡改封平昌王齊受禪爵
例降

謚兄謚字與伯性平和自通直正員郎遷太子庶子司
空司馬鴻臚少卿遷後將軍肆州刺史固辭不拜改授
平南將軍光祿少卿轉黃門侍郎進號安南將軍光祿
大夫出爲散騎常侍中軍將軍相州刺史罷州除宗正
卿都官尚書以親例封上蔡縣開國公食邑四百戶讓
而不受莊帝初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
魏郡王食邑一千戶又加侍中謚本年長應襲王封其
父靈王寵愛其弟謚以爲世子莊帝詔復謚封趙郡王

進號驃騎大將軍加開府遷司空公出帝時轉太保司
州牧太尉公又遷太師錄尚書事孝靜初爲大司馬三
年薨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冀州刺史謚曰孝懿謚無他
才識歷位雖重時人忽之

子煒襲齊受禪爵例降

謚弟譚頗強立少爲宗室所推敬自羽林監出爲高陽
太守爲政嚴斷豪右畏之肅宗初入爲直閣將軍歷太
僕宗正少卿加冠軍將軍元法僧外叛詔譚爲持節假
左將軍別將以討之徐州平遷光祿少卿行南兗州事
征虜將軍涇州刺史入爲武衛將軍尋詔譚爲都督以

討杜洛周次於軍都爲洛周所敗還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卒贈撫軍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諶弟讞爲人貪暴無禮自羽林監遷司徒主簿肅宗時除正員郎稍遷左將軍太中大夫封平鄉縣開國男邑二百戶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景暄直閣將軍從出帝沒於關西

讞弟謙羽林監直閣將軍早卒賜帛五百匹贈鎮遠將軍恒州刺史

廣陵王羽字叔讞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東大將軍爲

外都大官羽少而聰慧有斷獄之稱後罷三都羽爲大理加衛將軍典決京師獄訟微有聲譽遷特進尚書左僕射又爲太子太保錄尚書事高祖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人寧悅還領廷尉卿車駕旣發羽與太尉丕留守加使持節語在丕傳高祖友愛諸弟及將別不忍早分詔羽從至鴈門乃令羽歸望其稱効故賜如意以表心遷都議定詔羽兼太尉告于廟社遷京之後北蕃人夷多有未悟羽鎮撫代京內外肅然高祖嘉之十八年春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歲終州鎮列牧守治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

去十五年中在京百寮盡已經考爲三等此年便是三載雖外有成令而內令未班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治行詔曰雖內考未宣績已久著故明堂月令載公卿大夫論考屬官之治職區分著三公疑尚書三載殿最之義此之考內已爲明矣但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爲躁也每考之義應在年終旣云此年何得春初也今始維夏旦待至秋後高祖臨朝堂議政事謂羽曰遷都洛陽事格天地但汝之迷徒未開沈鄆耳朕家有四海往來何難朕初發洛陽教示永壽皆謂分別比自來後諸處

分之事已差前勅今舉大功寧爲虛費且朕無周召之弟豈容宴安日逸今使北巡遷留之事當稱朕懷後高祖臨朝堂謂羣臣曰兩儀旣闢人生其間故上天不言樹君以代是以書稱三考之績禮云考成之章自皇王以降斯道靡易朕以寡德猥荷洪基思與百辟允釐庶務然朕識乏知人不能使朝絕素餐之譏野無考槃之刺夙宵寤寐載懷怵惕卿等皆是朝賢國彥匡弼是寄各率乃心以旌考績之義如乖忠正國有常刑賢者雖疎必進不肖者雖親必黜顧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

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羽先呈廷尉五局司直高祖曰天刑獄之難實惟自古必也斷訟夫子所稱然五局所司專主刑獄比聞諸風聽多論五局不精知人之難朕豈獨決當與羣臣同之卿等各陳所聞高祖謂羽及少卿鄧述曰五局司直卿等以何爲品羽對曰諸司直並簡聖心往者百官初置擢爲獄官聽訟察辭無大差越所以爲二等者或以視事甫爾或以見機遲速朝廷既有九品之制故計其絲髮之差以爲品第統論所得大都相似高祖曰朕頃年以其人識見可取故簡司獄官小優劣不足爲差然廷尉所司人命之本事須心

平性正抑彊衰弱不避貴勢直情折獄者可爲上等今正欲聽採風謠虛實難悉正欲不採事無所據然人言惡者未必是惡言善者不必是善所以然者或斷訟不避豪貴故人以爲惡或將勢抑賤貴人以爲好然關朕之聽皆貴者言是以遲迴三復良由於此局事須冰清玉潔明揚褒貶卿等既是親典邪正得失悉所具之可精辨以聞鄧述對曰陛下行賞得人餘者甘心若實不盡能無以勸勵如臣愚見願不行賞高祖曰朕昔置此官許三年考績必行賞罰既經今考若無黜陟恐正直者莫肯用心邪曲者無以改肅自非釋之于公何能盡

其至理雖不可精其微致且望粗有殿最諸尚書更與羣官善量所以高祖謂尚書等曰朕仰纂乾構君臨萬宇往者稽古典章樹茲百職然尚書之任樞機是司豈惟總括百揆緝和人務而已朕之得失寔在於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言朕之一失獻可否之片規又未嘗進一賢而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高祖又謂羽曰汝之淺薄固不足以況晉之巨源考之今世民斯下矣汝始爲廷尉及初作尚書內外瞻望以吾有弟自往秋南施之後近小人遠君子在公阿黨虧我皇憲出入無章動乖禮則計汝所行應在天下之第高祖又謂

羽曰汝既是宸極之弟而居樞端之任汝自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汝之過失已備積於前不復能別敘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在省之初甚有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邪僞之心不能相導以義雖不成大責已致小罰今奪卿尚書令祿一周謂左僕射元贇曰卿夙德老成久居機要不能光贇物務獎勵同察賊人之謂豈不在卿計叔翻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罪又爲少師未允所授今解卿少師之任削祿一周詔吏部尚書澄曰叔父旣非端

右又非座元豈宜濫歸衆過也然觀叔父神志驕傲少保之任似不能存意可解少保謂長兼尚書于杲曰卿履歷早淺超升名任不能勤謹夙夜數辭以疾長兼之職位亞正員今解卿長兼可光祿大夫守尚書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尉羽曰卿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爲長兼常侍亦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盧淵曰卿始爲守尚書未合考績然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爲一省文學之士嘗不以左史在意如此之咎罪無所歸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尚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羲受曰二丞之任所以協贊尚書光

宣出納而卿等不能正心直言規佐尚書論卿之罪應合大辟但以尚書之失事鍾叔馘故不能別致貶責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恤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又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通墮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脩如此之咎責在於卿今降爲中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謂諫議大夫李彥曰卿雖處諫議之官實人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爲元士又謂中庶子游肇等曰自建承華已經一稔然東宮之官無直言之士雖未經三載事須考黜肇及中舍人李平識學可觀可爲中安樂王詮可爲

下中解東華之任退為員外散騎常侍馮夙可為下下免中庶子免爵兩任員外常侍如故中舍人閻賢保可為下下退為武騎常侍又謂公孫良曰頃年用人多乖觀才之授實是武人而授以文官黜同大例於理未均諸如此比黜官如初高祖引陸叡元贇等於前曰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書朕聞此深用憮然今知書者甚眾豈皆聖人朕自行禮九年置官三載正欲開導兆人致之禮教朕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未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孫不免面牆也陸叡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世知名亦不可

得也高祖大悅及五等開建羽食渤海之東光二千戶車駕南伐羽進號衛將軍除使持節都督青齊光南青四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以留守代京之功增邑五百戶高祖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昨親受人訟始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對曰臣年為廣陵兄明為廣陵弟高祖曰我為汝兄汝為羽昆汝復何恨又曰叔翻沈疴縣憊遂有辰歲我每為深憂恐其不振今得痊愈晚成婚媾且喜其吉慶故命駕耳高祖親餞之華林園後詔羽曰吾因天歷運乘時樹功開荆拓沔威振楚越時暨三炎息駕汝頽勢臨荆徐聲遏江外未容

解甲凱入三川募兵脩律俟秋方舉海服之寄故惟宗
良善開經策寧我東夏敬慎汝儀勿墜嘉問唯酒唯田
可不戒歟加散騎常侍進號車騎大將軍餘如故世宗
卽位遷司州牧常侍如故羽頰表辭牧至于三四詔不
許世宗覽政引羽入內面授司徒羽辭曰彥和本自不
願而陛下疆與今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季
豫旣轉取之無嫌請爲司空世宗猶彊焉固辭乃許之
羽先媼員外郎馮俊興妻夜因私遊爲俊興所擊積日
祕匿薨於府年三十一世宗親臨哀慟詔給東園溫明
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二百斤

大鴻臚護喪事大殮帝親臨之舉哀都亭贈使持節侍
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給羽葆鼓吹班劍四
十人諡曰惠及葬帝親臨送子恭襲語在紀

恭兄欣字慶樂性麤率好鷹犬肅宗初除通直散騎常
侍比中郎將出爲冠軍將軍荊州刺史轉征虜將軍齊
州刺史欣在三州頗得人和又爲征東將軍太僕卿孝
莊初封沛郡王邑一千戶後改封淮陽王出帝時加大
師開府復封廣陵王除太傅司州牧尋除大司馬隨出
帝沒於關中

欣弟末業普泰元年特封高密郡王食邑二千戶武定

末金紫光祿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而倜儻不恒高祖曰吾亦未能測此兒之深淺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年器晚成也太和九年封潁川王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或說雍曰諸王皆待士以營聲譽王何以獨否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爲諸王用聲名何爲久之拜中護軍領鎮北大將軍改封高陽奉遷七廟神主於洛陽五等開建食邑二千戶車駕南伐雍行鎮軍大將軍總攝留事遷衛尉加散騎常侍除使持節鎮北將軍相州刺史常侍如故高祖誠雍曰相州乃是舊都自非朝賢德望無由居此是以使汝作牧

爲牧之道非難非易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便是難又當愛賢士存信約無用人言而輕與奪也進號征北將軍世宗初遷使持節都督冀相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常侍如故雍在二州微有聲稱入拜驃騎大將軍司州牧世宗時幸雍第皆盡家人之禮遷司空公議定律令雍常入參大議轉太尉公加侍中時雍以早故再表遜位優詔不許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世宗行考陟之法雍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之官本非虛置或

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
既其以能進之朝伍或任官外戍遠使絕域催督逋懸
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及於考陟排同閑伍檢
散官之人非才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閑以多
年課煩以少歲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又尋景
明之格無折考之文正始之奏有與奪之級明參差之
考非聖慈之心改典易常乃有司之意又尋考級之奏
委於任事之手涉議科勤絕於散官之筆遂使在事者
得展自勤之能散輩者獨絕披衿之所抑以上下之閑
限以旨格之判致使近侍禁職抱槃屈之辭禁衛武夫

懷不申之恨欲剋平四海何以獲誦又散官在直一玷
成尤銜使愆失差毫卽坐徽纆所逮未以事閑優之節
慶之賚不以祿微加賞罪殿之犯未殊任事考陟之機
推年不等臣聞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代何觀詩云王
事靡盬不遑啓處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依依楊柳
以叙治兵之役霏霏雨雪又申振旅之勤若折往來日
月便是採薇之詩廢杖杜之歌罷又任事之官吉凶請
假定省掃拜動歷十旬或因患重請動輒經歲征役在
途勤泰百倍苦樂之勢非任事之倫在家私閑非理務
之日論優語劇先宜折之武人本挽上格者爲羽林次

格者爲虎賁下格者爲直從或累紀征戍靡所不涉或帶甲連年負重千里或經戰損傷或年老衰竭今試以本格責其如初有爽於先退階奪級此便責以不衰理未通也又蕃使之人必抽朝彥或歷嶮千餘或履危萬里登有死亡之憂咸懷不返之感魂骨奉忠以尸將命先朝賞格酬以爵品今朝改式止及階勞折以代考有乖使望非所以獎勵皇華而敦崇四牡者也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昇一階檢無愆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新除一

日同霑階榮下第之人因汎上陟上第之士由汎而退臣又見部尉資品本居流外刊諸明令行之已久然近爲里巷多盜以其威輕不肅欲進品清流以壓姦冗甄深啓云爲法者施而觀之不便則改竊謂斯言有可採用聖慈昭覽更高宰尉之秩今考格始宣懷怨者衆臣竊觀之亦謂不可有光國典改之何難世宗乃引雍共論持務肅宗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栢堂諮決大政給親信二十人又詔雍爲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尉公王如故別勅將作營國子學寺給雍居之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怒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

雍以王歸第朝有大事使黃門郎就諮訪之忠尋復矯
詔將欲殺雍以問侍中崔光光拒之乃止未幾靈太后
臨朝出忠爲冀州刺史雍表曰臣初入栢堂見詔旨之
行一由門下而臣出君行不以悛意每覽傷矜視之慘
目深知不可不能禁制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內樞兼尸
師傅宜保護聖躬溫清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勒自
在限以內外朝謁簡絕皇居寢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
又亦不預出入栢堂尸位而已臣之罪二也忠規欲殺
臣賴在事執拒又令僕卿相任情進黜遷官授職多不
經旬斥退賢良專納心腹威振百寮勢傾朝野臣見其

如此欲出忠爲雍州刺史鎮撫關右在心未行反爲患
廢忝官尸祿孤負恩私臣之罪三也先帝升遐儲宮纂
統斯乃君父之恒謨臣子之永則加賞之義自古無之
忠旣人臣受恩先帝喪禍之際竭節是常迎陛下於東
宮臣下之恒事如其不爾更欲何爲而忠意氣凌雲坐
要封爵爾日抑之交恐爲禍臣以權臣所欲不敢輒違
卽集王公卿士議其多少清河王臣懌先帝懿弟識度
寬明臨衆唱議非以勤而賞之憚違權臣之旨望顏而
授臣知不可因而從之臣之罪四也忠秉權門下且居
宰執又總禁旅爲崇訓衛尉身兼內外橫于宮掖臣之

罪五也古者重罪必令三公會期至旬日所以重死刑也先帝登極十有七年細人犯刑猶寬憲墨朝廷貴仕不戮一人今陛下踐阼年未半周殺僕射尚書如天一草是忠秉權矯旨擅行誅戮臣知不能救臣之罪六也臣位荷師相年未及終難恕之罪顯露非一何情以處何顏以生雖經恩宥猶有餘責謹反私門伏聽司敗靈太后感忠保護之勲不問其罪增雍封一千戶除侍中太師又加使持節以本官領司州牧雍表請王公以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綺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並不得

以金銀爲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行也詔雍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錄尚書事雍頻表辭遜優荅不許詔侍中敦諭詔雍朝夕侍講肅宗覽政除使持節司州牧侍中太師錄尚書如故肅宗加元服雍兼太保與兼太尉崔光攝行冠禮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給羽葆鼓吹倍加班劍餘悉如故又賜帛八百疋與一千疋供具催令速拜詔雍依齊郡順王簡太和故事朝訖引坐特優拜伏之禮總攝內外與元義同決庶政歲祿萬餘粟至四萬伎侍盈房諸子璫冕榮貴之盛昆弟莫及焉元妃盧氏薨後更納博陵崔顯

妹甚有色寵欲以爲妃世宗初以崔氏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延昌已後多幸妓侍近百許人而踈弃崔氏別房幽禁不得關豫內政僅給衣食而已至乃左右無復婢使子女欲省其母必啓聞許乃得見未幾崔暴薨多云雍歐殺之也靈太后許賜其女妓未及送之雍遣其閹豎丁鷺自至宮內料簡四口冒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孝昌初詔曰比相府弗開陰陽未變王秉哲居宗勲望隆重庇蒼生威被華裔體國猶家匪躬在節可開府置佐史尋罷司徒以爲丞相府孝莊初介朱榮欲害朝士遂云雍將謀逆於河陰遇害

贈假黃鉞相國謚文穆王雍識懷短淺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爲時情所推旣以親尊地當宰輔自熙平以後朝政褫落不能守正匡弼唯唯而已及清河王懌之死元叉專政天下大責歸焉

嫡子泰字昌頗有時譽爲中書侍郎尋遷通直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太常卿與雍同時遇害追贈侍中特進驃騎大將軍太尉公武州刺史高陽王謚曰文孝

子斌襲武定中官至尚書右僕射齊受禪爵例降

泰兄端字宣雅美容貌頗涉書史起家散騎侍郎累遷通直常侍鴻臚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出爲安東將軍青

州刺史是時蕭衍遣將寇逼徐揚除端撫軍將軍金紫
 光祿大夫使持節東南道大使處分軍機賊平拜鎮軍
 將軍兗州刺史俄而衍將復寇徐兗圍逼州城端率在
 州文武拒守得全以功封安得縣開國公食邑五百戶
 還除都官尚書與雍俱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相州刺史子峻襲爵齊受禪例降

泰弟叡字子括輕忽榮利愛翫琴書起家拜通直散騎
 侍郎遷衛尉少卿轉光祿少卿封濟北郡王與雍俱遇
 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

子徽普泰中襲爵起家通直郎武定五年坐與元瑾等

謀反伏法

叡弟誕字文發少聰慧有風儀起家通直郎遷中書侍
 郎通直散騎常侍封新陽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戶加龍
 驤將軍進封昌樂王食邑七百戶遷平南將軍散騎常
 侍黃門侍郎孝靜初拜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司
 州牧天平三年薨贈使持節侍中太保司徒公尚書令
 將軍牧如故諡曰文獻無子以斌第二子子亮為後
 誕弟勅又勅又弟亘亘弟伏施伏施弟彌施弟僧
 育僧育弟居羅出帝初勅又封陽平縣亘封濮陽縣伏
 施封武陽縣彌施封新陽縣僧育封頓丘縣居羅封衛

縣並開國伯食邑四百戶天平中並除鎮遠將軍散騎
侍郎僧育走關西國除其餘齊受禪爵例降

北海王詳字李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
征北大將軍後拜光祿大夫解侍中將軍又兼侍中從
高祖南伐爲散騎常侍高祖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
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左右至高宗射銘之所高祖停
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唯詳箭不及高宗箭所
十餘步高祖嘉之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爲制五等
開建食邑二千戶遷侍中轉祕書監車駕南伐詳行中
領軍留守給鼓吹一部甲仗三百人兼督營構之務高

祖賜詳璽書曰比遊神何業也丘墳六籍何事非娛善
正風猷肅是禁旅詳後朝於行宮高祖引見之詳慶平
沔北高祖曰朕以畿南未清神麾暫動沔北數城並皆
柔服此乃將士之效非朕之功詳對曰陛下德邁唐虞
功微周漢自南之風於是乎始詳還洛高祖餞之詔詳
曰昔者淮夷叛命故有三年之舉鬼方不令乃致淹載
之師況江吳竊命于今十紀朕必欲蕩滌南海然後言
歸今夏停此故與汝相見善守京邑副我所懷趙郡王
幹薨以詳行司州牧除護軍將軍兼尚書左僕射高祖
臨崩顧命詳爲司空輔政世宗卽位以詳有營構之勤

增邑一千戶詳以帝居諒闇不受世宗覽政遷侍中大將軍錄尚書事咸陽王禧之謀反也詳表求解任詔曰一人之身愆不累德形乖性別忠逾固殊是以父殛子興義高唐世弟戮兄登迹顯周魯禧之與國異體同氣既肆無君之途安顧弟友之親叔父忠顯二朝誠貫廟社寔曷贊冲昧保乂鴻猷豈容以微介之慮忘阿衡之重紹章卽已勅還願不再述祚屬眇躬言及斯事臨紙愆恨惋慨兼深詳重表陳解詔復不許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詳固辭詔遣敦勸乃受詳與八座奏曰竊惟姦劫難除爲蠹日久群盜作患有國攸病故

五刑爲用猶陷觸網之誅道幾勝殘寧息狗竊之響是以班制垂式名爲治本整綱提目政之大要謹尋奪祿事條班已周歲然京邑尹令善惡易聞邊州遠守或難聽審皆上下同情迭相掩沒設有賊發隱而不言或以劫爲偷或過掠成盜更令賊發難知攘竊惟甚臣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縣無暮月之宰附條貶黜郡靡歲稔之守此制必行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昔黃龔變風不由削祿張趙稱美豈憚貶退然綏導之體得失在人乃可重選慎官依律劾禁不宜輕改法令削黜群司今請改制條還附律處其勵已公清賞有常典風謠黷賄

案爲考第世宗從之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世宗之覽政也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爲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世宗講武於鄴詳與右僕射高肇領軍于勁留守京師初太和末詳以少弟延愛景明初復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百寮憚之而貪冒無厭多所取納公私營販侵剝遠近嬖狎羣小所在請託珍麗克盈聲色侈縱建飾第宇開起山池所費巨萬矣又於東掖門外大路之南驅逼細人規占第宅至有喪柩在堂請延至葬而不見許乃令輿觀巷

次行路哀嗟詳母高太妃頗亦助爲威虐親命歐擊怨響嗷嗷妃宋王劉昶女不見答禮寵妾范氏愛等伉儷及其死也痛不自勝乃至葬訖猶毀塚視之表請贈平昌縣君詳又蒸於安定王燮妃高氏高氏卽茹皓妻姊嚴禁左右閉密始末詳旣素附於皓又緣姪好往來稠密皓之取妻也詳親至其家忻飲極醉詳雖貪侈聚斂朝野所聞而世宗禮敬尚隆憑寄無替軍國大事總而裁決每所敷奏事皆協允詳常別住華林園之西隅與都亭宮館密邇相接亦通後門世宗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其寵如此又詳拜受因其私慶啓請世宗世宗頻

幸南第御其後堂與高太妃相見呼爲阿母伏而上酒
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歲壽
歲歲一至妾母子舍也初世宗之親政也詳與咸陽王
禧彭城王勰並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時遑迫
以爲詳必死亦乘車傍路哭而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
云自今而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埽市作活
也至此貴寵崇盛不復言有禍敗之理後爲高肇所譖
云詳與皓等謀爲逆亂于時詳在南第世宗召中尉崔
亮入禁勅糾詳貪姪及茹皓劉胃常李賢陳掃靜等專
恣之狀亮乃奏詳貪害公私姪亂典禮朝廷比以軍國

費廣禁斷諸蕃雜獻而詳擅作威令命寺署酬直驅奪
人業崇侈私第蒸穢無道失尊卑之節塵敗憲章虧風
教之紀請以見事免所居官爵付鴻臚削奪輒下禁止
付廷尉治罪并劾皓等夜卽收禁南臺又虎賁百人圍
守詳第慮其驚懼奔越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
之示以中尉彈狀詳母高見翼頓首號泣不自勝詳言
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人奉我
珍異貨物我實愛之果爲取受吾何憂乎私以自寬至
明皓等皆賜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
守還華林之館母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

從官防甚嚴終夜擊柝列坐圍守外內不通世宗爲此不幸園十餘日徙詳就太府寺圍禁彌切詔曰王位兼台輔親懿莫二朝野屬賴具瞻所歸不能勵德存道宣融軌訓方乃肆茲貪醜穢暴顯聞遠負先朝友愛之寄近乖家國推敬所期理官執憲寔合刑典天下爲公豈容私抑但朕諸父傾落存者無幾便極逮坐情有未安可免爲庶人別營坊館如法禁衛限以終身邦家不造言尋感慨遂別營館於洛陽縣東北隅二旬而成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數人陰結黨輩欲以劫出詳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遙見突

入就詳手中攬得呈奏至夜守者以聞詳哭數聲而暴死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與其相見此夜母妻不在死於婢手中至明告其凶問詔曰北海叔奄至傾背痛慕抽慟情不自任明使舉哀可勅備辦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奔赴給東園祕器贈物之數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也乃以蒸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苦切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忽共許高麗婢姦通令致此罪我得高麗當噉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脚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令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瘡膿詳苦

杖十餘日乃能立又杖其妃劉氏數十云新婦大家女
門戶匹敵何所畏也而不檢校夫婿婦人皆妬獨不妬
也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貪淫之失雖聞遠近而死
之日罪無定名遠近歎怪之停殯五載永平元年十月
詔曰故太傅北海王體自先皇特鍾友愛受遺訓輔冲
昧攸託不圖暮節晦德終缺哀榮便可追復王封剋日
營厝少慰幽魂以旌陰疑戚諡曰平王

子顥字子明襲少慷慨有壯氣除龍驤將軍通直散騎
常侍轉宗正卿光祿大夫長兼宗正卿散騎常侍平東
將軍轉都官尚書加安南將軍出除散騎常侍撫軍將

軍徐州刺史尋爲御史彈劾除名其後賊帥宿勤明達
叱千騏驎等寇亂幽華諸州乃復顥王爵以本將軍加
使持節假征西將軍都督華幽東秦諸軍事兼左僕射
西道行臺以討明達顥轉戰而前頻破賊衆解幽華之
圍以功增封八百戶進號征西將軍又除尚書右僕射
持節行臺都督如故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餘如
故值蕭寶寅等大敗於平涼顥亦奔還京師於時葛榮
南進稍逼鄴城武泰初以顥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相州刺史以禦榮顥至汲郡屬余朱榮入洛
推奉莊帝詔授顥太傅開府侍中刺史王並如故顥以

葛榮南侵尔朱縱害遂盤桓顧望圖自安之策先是顥啓其舅范遵爲殷州刺史遵以葛榮克逼未得行顥令遵權停於鄴顥旣懷異謀乃遣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爲已表裏之援相州行臺甄先受朝旨委其守鄴知顥異圖恐遵爲變遂相率廢遵還推李神攝理州事然後遣軍候顥途順之勢顥以事意不諧遂與子冠受率左右奔於蕭衍顥見衍泣涕自陳言辭壯烈衍竒之遂以顥爲魏王假之兵將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號孝基元年莊帝詔濟陰王暉業爲都督於考城拒之爲顥所擒又尅行臺楊昱於滎陽

尔朱世隆自虎牢走退莊帝北幸顥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顥以數千之衆轉戰輒尅據有都邑號令自己天下人情想其風政而自謂天之所授頗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南兵凌竊市里朝野莫不失望時又酷斂公私不安莊帝與尔朱榮還師討顥自於河梁拒戰王師渡於馬渚寇受戰敗被擒因相繼而敗顥率帳下數百騎及南兵勇健者自轅轅而出至臨潁顥部騎分散爲臨潁縣卒所斬出帝初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司馬冀州刺史武定中子娑

羅襲齊受禪爵例降

顯弟瑱字寶意起家爲通直郎轉中書郎歷武衛將軍光祿少卿黃門郎出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爲太宗正卿封平樂縣開國公食邑八百戶莊帝初拜侍中車騎將軍封東海王食邑千戶俄遷中書監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又拜車騎大將軍加侍中瑱無他才幹以親屬早居重任兄顯入洛成敗未分便以意氣自得爲時人所笑顯敗潛竄爲人執送斬於都市出帝初贈侍中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尚書令雍州刺史

子衍襲爵武定中通直散騎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顯祖諸子俱聞道於太和之日咸陽望重位隆自猜謀亂趙郡愆於王度終諡曰靈廣陵夙稱明察不幸中天惜矣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孝昌之叛蓋不足以及責之北海義昧鵠鴒奢淫自喪雖禍由間言亦自貽伊戚顯取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

魏書卷二十一

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下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彭城王

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羣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征西大將軍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顯祖崩及有所知啓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及毀瘠三年弗參吉慶高祖大奇之敏而耽學不舍晝夜博綜經史雅好屬文高祖革創解侍中將軍拜光祿大夫復除侍中

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伐以勰行撫軍將軍領宗子軍宿衛左右開建五等食邑二千戶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高祖與侍臣升金墉城顧見堂後梧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梧桐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對曰鳳凰應德而來豈竹梧桐能降高祖曰何以言之勰曰昔在虞舜鳳凰來儀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未聞降桐食竹高祖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宴移於流化池芳林之下高祖曰向宴之始君臣肅然及將末也醞情始暢而流景將頽竟不盡適戀戀餘光

故重引卿等因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詔詩至勰詩高祖乃爲之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勰對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高祖曰雖琢一字猶是王之本體勰曰臣聞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勰表解侍中詔曰蟬貂之美待汝而光人之之秋何容方退也克念作聖庶必有資耳後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根時高祖進繖遂

行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時勰去帝十餘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詩亦調責吾耳詔曰弟勰所生母潘早齡謝世顯號未加勰禍與身具痛隨形起今因其展思有足悲矜可贈彭城國太妃以慰存亡又除中書監侍中如故高祖南討漢陽假勰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勰以寵受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疏而兩並異同而建此旣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

否大異非獨曹植遠羨於臣是亦陛下踐魏文而不顧高祖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汝但克已復禮更何多及高祖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容謂羣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蒙稚早登纓紱失過庭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踈抑而不許頃因酒醉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彥遂親傳說將臨講坐慙戰交情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陛下聖叡淵明事超百代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從征沔北賜帛三千匹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又詔曰

明便交敵可勅將士肅爾軍儀勰於是親勒大眾須臾有
有二十大鳥從南而來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爲人所獲
勰言於高祖曰始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大吉高祖戲
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爾此乃
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其夜大雨高
祖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南陽及摧此
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勰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高
祖令勰爲露布勰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
臣必須宣揚威略以示天下臣小才豈足大用高祖曰
汝豈獨親詔亦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充類帝文有人

見者咸謂御筆高祖曰汝所爲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
誰能辨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
及至豫州高祖爲家人書於勰曰教風密微禮政嚴嚴
若不深心日勸何以敬諸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
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屢有口勅仍
執冲遜難違清挹荏苒至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便委
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吾別肅治之
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鍾罰汝躬綱維相厲庶有勸改
吾朝聞夕逝不爲恨也勰翌日面陳曰奉詔令專主宗
制糾舉非違臣聞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臣處宗之長幼之順按物無國士之禮每因啓請已蒙哀借不謂今詔終不矜免猶願聖慈賜垂綸遂高祖曰汝諧往欽哉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以禪軍國詔曰割身存國理爲遠矣但汝亦我乃減已助國職俸便停親國二事聽三分受一高祖不豫勰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議徐謩當世之上醫也先是假還洛陽及召至勰引之別所泣涕執手而謂之曰君今世元化至尊氣力危惓願君竭心專思方治若聖體日康令四海有賴當獲意外之賞不然便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存亡由此君其勉之左右見者莫不

嗚咽及引入蹇便欲進治勰以高祖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勰乃密爲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顯祖請命乞以身代高祖翊日有瘳損自懸瓠幸鄴勰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於側飲食必先嘗之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勲之禮命舍人宣旨勰翼彌六師纂戎荆楚沔北之勲每毗廟筭從討薪野有克城之謀受命鄧城致大捷之効功爲羣將之最也別當授賞不替厥庸高祖謂勰曰吾與汝等早罹艱苦中逢契闊每謂情義隨事而踈比纏患經歲危如寒葉非汝孔懷情敦忠孝孰能動止躬親必先

藥膳每尋此事感思殊遠勰悲泣對曰臣等宿遭不天
酷恨長世賴陛下撫育得參人伍豈謂上靈無鑒復使
聖躬違和萬國所懸蒼生繫氣寢興之勞豈申荼蓼以
破慧景等勲增邑五百戶又詔曰朕形疲稚年心勞長
歲積思成痾頓發汝頰第六弟勰孝均周弟感侔姬旦
遺食捨寐動止必親敦醫勸膳誠力俱竭致茲保康實
賴同氣又秉務緝政百司是憑綱維折衷萬揆獲濟撫
師於霖浩之辰處戎於荐逼之日安外靜內功臣大道
侍省之績可以孔懷無褒翼亮之勤實乃勲存社稷宜
有酬賞以旌國功可增邑一千戶勰辭曰臣受遇緣親

榮枯事等以此獲賞殊乖情願乞追成吉用息謗言詔
曰汝在私能孝處公必忠比來勤憂足布朝野但可祇
膺尋以勰爲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蕭寶卷將
陳顯達內寇高祖復親討之詔勰使持節都督中外諸
軍事總攝六師是時高祖不豫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六
軍須有所託事不兩興情力又竭更請一王總當軍要
高祖曰戎務侍疾皆憑於汝率痾如此吾深慮不濟安
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便請人以違心寄宗
祐所賴唯在於汝諸葛孔明霍子孟異姓受託而況汝
乎行次滄陽高祖謂勰曰吾患轉惡汝其努力車駕至

馬圈去賊營數里顯達等出戰諸將大破之勰部分諸
軍將攻賊壘其夜奔退高祖疾甚謂勰曰脩短命也死
生大分今吾氣力危惛當成不濟矣雖敗顯達國家安
危在此一舉社稷所仗唯在汝身霍子孟以異姓受付
況汝親賢可不勉也勰泣曰士於布衣猶爲知己盡命
況臣託靈先皇聯暉陛下誠應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
貞但臣出入喉膺每跨時要及於寵靈輝赫聞之遐邇
復參宰匠機政畢歸震主之聲見忌必矣此乃周旦遁
逃成王疑惑陛下愛臣便爲未盡始終之美臣非所以
惡華捐勢非所以辭勤請逸正希仰成陛下日鏡之明

下念愚臣忘退之禍高祖父之曰吾尋思汝言理實難
奪乃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
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携道趣每請
解朝纓恬真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
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沖
挹之性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聖不亦善乎汝爲
孝子勿違吾勅及高祖崩于行宮遇秘喪事獨與右僕
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爲計奉遷高祖於安車中勰
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
進安車於郡廳事得加斂櫬還載臥輿六軍內外莫有

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世宗會駕梓宮至魯陽
乃發喪行服世宗卽位勰跪授高祖遺勅數紙咸陽王
禧疑勰爲變停在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
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
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高
祖不豫勰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至於衣帶
罕解亂首垢面帝患乂多忿因之以遷怒勰每被誚詈
言至厲切威責近侍動將誅斬勰承顏悉心多所匡濟
及高祖昇遐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洩漏致有逼迫
勰內雖悲慟外示吉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

也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竊懷恐懼而勰推誠盡禮
卒無纖介勰上高祖諡議謹案諡法協時肇享曰孝五
宗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仰惟大行
皇帝義實該之宜上尊號爲孝文皇帝廟曰高祖陵曰
長陵世宗從之旣葬世宗固以勰爲宰輔勰頻口陳遺
旨請遂素懷世宗對勰悲慟每不許之勰頻煩表聞辭
義懇切世宗難違遺勅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勰
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幽瀛營安平七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勰仍陳讓又面申前意世宗
固執不許乃述職尚書令王肅等奏臣等聞旌功表德

道貴前王庸勲親親義高盛典是故姬旦翼周光宅曲阜東平宰漢寵絕列蕃彭城王勰景思內昭英風外發協廓乾規埽氛漢沔屬先帝在天鳳旌旋旆靜一六師肅寧南服登聖皇於天衢開有魏之靈祐論道中鉉王猷以穆七德丕宣九功在詠臣等參詳宜增邑一千五百戶詔曰覽奏倍增崩絕未足以上酬勲德且可如奏勰頌表固讓世宗許之世宗與勰書曰恪奉辭暨今悲戀嗟咽歲月易遠便迫暮冬每思聞道奉承風教父旣薨柴閤外無容頓違至德出蕃累朔荒馳寔深今遣主書劉道斌奉宣悲戀願父來望必當屈京展洩哀窮指

不云遠勰乃朝於京師景明初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事餘官如故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詔曰五教治樞古難其選自非親賢兼切莫應斯舉王以明德懋親任屬保傳出居蕃陝入御衮章內外克諧民神攸屬今董率戎麾威號宜重可復授司徒以光望實又詔勰以本官領揚州刺史勰簡刑導禮與民休息州境無虞遐邇安靜揚州所統建安戍主胡景略猶爲寶卷拒守不下勰水陸討之景略面縛出降自勰之至壽春東定城戍至於陽石西降建安山蠻順命斬首獲生以數萬計進位大司馬領司徒

餘如故增邑八百戶又寶卷遣將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水軍相繼二百餘里勰部分將士分攻諸營伯之胡松率衆出戰諸將擊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等僅以身免屯於烽火勰又分命諸將頻戰伯之計窮宵遁淮南平詔曰王戚尊上輔德勲莫二孤心昧識訓保攸憑比以壽春初開鎮壓任重故令王親董元戎遠撫淮外昌茲炎蒸衡蓋飄颻經略踰時必有虧損淹違詣覲夙夜係情兼制勝宜規威効兼著公私允稱義所欽嘉雖凱旋有期無申延屬可遣給事黃門侍郎鄧道昭就彼祗勞徵勰還朝勰政崇寬裕絲毫不犯淮

南士庶追其餘惠至今思之初勰之定壽春也獲蕭寶卷汝陰太守王果豫州治中庾袞等數人勰傾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閒進曰果等契闊生平皓首播越顧瞻西夕餘光幾何今遭聖化正應力茲愚老申展尺寸但在南百口生死分張乞還江外以申德澤勰矜而許之果又謝曰殿下賜處有過國士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其爲遠人所懷如此勰至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詔勰曰比鳳凰未一疑蒼黎二化故仰屈尊謨緩懷邊附而寇豎昏迷敢鬪淮楚叔父英略高明應機殄定凱旋今辰伏慰悲佇勰謝曰

臣忝充戎帥撫安新故而不能宣武導恩威懷遐邇致小豎伯之驅率蟻徒侵擾邊堡非唯仰慙天顏實亦俯愧朝列春秋責帥臣實當之賴陛下慈深捨過故使愚臣獲免罪責勰頰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錄尚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勰雅好恬素不以勢利嬰心高祖重其事幹繫維不許雖臨崩遺詔復世宗留連每乖情願常悽然歎息以詔旨殷勤僣俛應命時咸陽王禧漸以僑矜頗有不法比海王詳陰言於世宗世宗深忌之又言勰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勸世宗遵高祖遺勅禧等又出領軍于烈

爲恒州非烈情願固疆之烈深以爲忿烈子忠嘗在左右密令忠言於世宗云諸王等意不可測宜廢之早自覽政時將禘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世宗遣于烈將宿衛壯士六十餘人召禧勰詳等引入見之於光極殿世宗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冲操恪是何人而敢又違先勅今遂叔父高蹈之意勰謝曰先帝不以臣虛薄曲垂罔已之澤出入綢繆公私無捨自陛下龍飛九五屢求解落旣爲宰輔所抑亦不爲陛下所許先歲夏中重塵天聽時蒙優借出爲定州往年還洛陽勅總戎淮肥雖無功効幸免罪戾云歸未幾復委臣以非據

之任臣頻煩干請具簡聖聽陛下孝深無改仰遵先詔
上成睿明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惟今往悲喜交深乃
詔曰王宿尚閑靜志捐世務先帝愛亮之至弗奪此情
遺勅炳然許遂冲退雅操不移朕亦未敢違奪今乃釋
位歸第丘園是營高尚之節確爾貞固貴履之操邈焉
難追而王宅初構財力多闕成立之期歲月莫就可量
遣工役分給材瓦稟王所好速令制辦務從簡素以稱
王心勰因是作蠅賦以諭懷惡讒構也又以勰爲太師
勰遂固辭詔曰蓋二儀分象君臣之位形焉上下旣位
唱和之義生焉自古統天位主曷嘗不賴明師仗賢輔

而後燮和陰陽彝倫民物者哉往而不返者先民誠有
之斯所謂獨善其身而亂大倫山林之士耳賢人君子
則不然也屈已以安民艱身以濟物所謂以先知覺後
知同塵而與天下俱潔者也朕猥以冲年纂臨寶曆實
賴叔父匡濟之功誠宜末兼將相以綱維內外但逼奪
先青憚違冲挹俛志割心以遂高素自此水旱乖和陰
陽失序是以屈王論道庶燮茲玉燭且師宰從容無廢
清尚故周旦復辟而居之尚父期頤以終位王義兼家
國理絕獨高可遣侍中敦諭世宗又脩家人書於勰曰
恪言奉還告承猶執冲遜恪實闇寡政術多糝匡弼之

寄仰屬親尊父德望兼重師訓所歸豈得近遺家國遠
崇清尚也便願紆降時副傾注之心勰不得已而應命
世宗後頻幸勰第及京兆廣平暴虐不法詔宿衛隊主
率羽林虎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表切諫世宗不納
勰既無山水之適又絕知己之遊唯對妻子鬱鬱不樂
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
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而勰夙侍高祖兼聰達博聞凡
所裁決時彥歸仰加以美容貌善風儀端嚴若神折旋
合度出入言笑觀者忘疲又加侍中勰敦尚文史物務
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三十

卷名曰要略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宴處亦無慢
色惰容愛敬儒彥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性仁
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爲冀州樂陵太守京兆王
愉構逆僧固見逼從之尚書令高肇性既克復賊害賢
俊又肇之兄女入爲夫人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爲后勰
固執以爲不可肇於是屢譖勰於世宗世宗不納因僧
固之同愉逆肇誣勰比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
魏偃前防閭高祖珍希肇提構構成其事肇初令侍中
元暉以奏世宗暉不從令左衛元珍言之世宗訪之於
暉暉明勰無此世宗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爲證世

魏書卷三十三 列傳 十三
宗乃信之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
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妃方產勰乃固
辭不赴中使相繼不得已乃令命駕意甚憂懼與妃訣
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不肯進遂擊之良久更
有使者責勰來遲乃令去牛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
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齎毒酒而至勰
曰吾忠於朝廷何罪見殺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
尊何可復見王但飲酒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
求與告我罪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鑲築勰勰一下勰大
言曰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以刀鑲築勰勰乃飲毒酒

武士就殺之向晨以禭裹屍輿從屏門而出載屍歸第
云王因飲而薨勰妃李氏司空冲之女也號哭大言曰
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
論者知有報應焉世宗爲舉哀於東堂給東園第一祕
器朝服一襲賜錢八十萬布二千匹蠟五百斤大鴻臚
護喪事勰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百姓寃之行路士
女流涕而言曰高令公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賤莫不
喪氣追崇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侍
中太師王如故給鑿輅九旒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
葆鼓吹輜輶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勰諡曰王挺德

弱齡誕資至孝睿性過人學不師授卓爾之操發自天然不羣之美幼而獨出及入參政務綸綍有光爰登中鉉敷明五教漢北告危皇赫問罪王內親藥膳外總六師及宮車晏駕上下哀慘奮猛銜戚英略潛通翼衛靈輿整戎振旆歷次宛謝迄于魯陽送往奉居無慙周霍稟遺作輔遠至邇安分陝恒方流詠燕趙廓靖江西威懾南越入釐百揆庶績咸熙履勤不憚在功愈挹溫恭愷悌忠雅寬仁興居有度善終篤始高尚厥心功成身退義亮聖衷美光世典依謚法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宣謚曰武宣王及莊帝卽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

氏爲文穆皇后遷神主於太廟廟稱蕭祖語在臨淮王或傳前廢帝時去其神主

嫡子劭字子訥襲封善武藝少有氣節肅宗初蕭衍遣將犯邊劭上表曰僞豎遊魂闕覲邊境勞兵兼時日有千金之費臣仰藉先資紹饗厚秩思以埃塵庸禪山海臣國封徐州去軍差近謹奉粟九千斛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而不許之起家宗正少卿又除使持節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史于時齊州民劉均房頃等扇動三齊蕭衍遣將彭城郡王辯等搔擾邊陲劭頗有防拒之効孝昌末靈太后失

德四方紛擾劭遂有異志為安豐王延明所啓乃徵入為御史中尉莊帝即位尊為無上王尋遇害河陰追諡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為文恭皇后有二子

韶字世胄襲武定末司州牧齊受禪爵例降

韶弟襲字世紹武定初封武安王邑一千戶武定末中

書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劭兄子直字方言少知名為清河水獻王所賞愛起家

除散騎侍郎轉中書侍郎後除通直散騎常侍遷給事

黃門侍郎靈太后詔曰故太師彭城武宣王道隆德盛

功高微管協契先朝導揚末命扶痾濟難効漢北之誠

送往奉居盡魯南之節宗社賴之以安皇基由之末圖

而謙光守約屢擢增邑之賞辭多受少終保初錫之封

非所謂追舊報恩念勲酬德者也可以前後所封戶別

封三子為縣公食邑各一千戶庶以少慰仁魂微申朝

典

子直封真定縣開國公出為冠軍將軍梁州刺史未幾

遇患優游南鄭無他政績徵還京師病卒贈散騎常侍

安南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孝莊踐阼追封陳留王

邑二千戶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太尉加前後部羽葆

鼓吹

子寬字思猛襲王爵除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尋除侍中
撫軍將軍永安三年介朱兆害之於晉陽無後國除出
帝初追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齊濟三州諸軍事
衛大將軍青州刺史重贈司徒公

弟剛字金明莊帝初封浮陽王邑千戶武定末宗正少
卿齊受禪爵例降

剛弟質莊帝初林慮王邑千戶永安三年薨出帝時贈
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議同三司

劭弟子正美貌性寬和肅宗初封霸城縣公邑一千戶
歷散騎侍郎太常少卿莊帝即位除尚書令封始平王

與兄劭俱遇害贈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
軍錄尚書事相王如故鸞輅九旒黃屋左纛前後部羽
葆鼓吹虎賁班劍一百人諡曰貞

子欽字世道襲武定中散騎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武宣王孝以為質忠而樹行文謀武略自得懷
抱綢繆太和之世豈徒然哉至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
事居之節周且匪他之義霍光異姓之誠事兼之矣功
高震主德隆動俗閒言一入卒不全志嗚呼周成漢昭
亦未易遇也

魏書卷二十二

孝文五王列傳第十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廢太子 京兆王 清河王 廣平王 汝南王

孝文皇帝七男林皇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

皇帝廣平文穆王懷表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

河文獻王懌汝南文宣王悅鄭充華生皇子怵未封早

夭

廢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

置左右年四歲太皇太后親爲立名恂字元道於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爲皇太子及冠恂於廟高祖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誠以冠義曰夫冠禮表之百代所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能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然母見必拜兄弟必敬責以成人之禮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代都其進止儀禮高祖皆爲定及恂入辭高祖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恒壞朕旣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爲子之情汝至彼太師

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可一就問訊在途當溫讀經籍今日親見吾也後高祖每歲征幸恂常留守主執廟祀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數苦言致諫恂甚銜之高祖幸崧岳恂留守金墉於西掖門內與左右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夜得寧靜厥明尚書陸琇馳啓高祖於南高祖聞之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禧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引見羣臣於清徽堂議廢之司空太

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少保李冲金免冠稽首而謝高
祖曰卿所謝者私也我所議者國也古人有言大義滅
親今恂欲違父背尊跨據恒朔天下未有無父國何其
包藏心與身俱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脫
待我亡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爲庶人置之河陽以兵
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恂在困躓頗知咎悔恒
讀佛經禮拜歸心於善高祖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
承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高祖在長安使中書侍
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齎椒酒詣河陽賜恂死時年
五十五以纊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

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被攝左右之目
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尚寢不爲
聞賈坐繫廷尉時彪免歸高祖在鄴尚書表收彪赴洛
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尚出繫暴病數日死初高祖將
爲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爲娉彭城劉
長文滎陽鄭懿女爲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高祖泛
舟天淵池謂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
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晡時復出日夕
而罷卿等以爲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傅曰晝以訪事夜以安身太子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

於正晝之時捨書御內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
之命高祖以光言爲然乃不令恂晝入內無子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
以彭城王中軍府長史盧陽烏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
陽烏世宗初爲護軍將軍世宗留愛諸弟愉等常出入
宮掖晨昏寢處若家人焉世宗每日華林戲射衣衫騎
從往來無間遷中書監世宗爲納順皇后妹爲妃而不
見禮答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
院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趙郡
李持顯爲之養父就之禮逆產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

宮擊之彊令爲尼於內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父子
勁以后久無所誕乃上表勸廣嬪侍因令后歸李於愉
言愛更甚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
雋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學
賓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施
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弟廣平王懷頗相夸尚
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世宗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
十出爲冀州刺史始愉自以職求侍要旣勢劣二弟潛
懷愧恨頗見言色又以幸妾屢被頓辱內外離抑及在
州謀逆愉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

密疏云高肇謀殺害主上於是遂爲壇於信都之南柴燎告天卽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爲皇后世宗詔尚書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攜李及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以送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之訓愉每止宿亭傳必攜李手盡其私情雖鑱繫之中飲食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面目見於至尊於是獻歔流涕絕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斂以小棺瘞之諸子至洛皆赦之後靈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屬籍追封愉臨洮王子寶月襲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寶月弟寶炬輕躁薄行耽淫酒色孝莊時特封南陽王從出帝沒於關西宇文黑獺害出帝寶炬乃僭大號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之命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若天假之年比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羣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和二十一年封世宗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懌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剖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旣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構殺

勰懾恐不免肇又錄囚徒以立私惠懾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世宗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宣尼以爲深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爲至誠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減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脩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燭知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世宗笑而不應肅宗初遷太尉侍中如故詔懾裁門下之事又典經

義注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優重使於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懾表諫曰臣聞律深惑衆之科禮絕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該誘生人致黃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靈太后以懾肅宗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懾竭力匡輔以天下爲己任領軍元乂太后之妹夫也恃寵驕盈懾裁之以法每抑黜之爲乂所疾乂黨人通直郎宗準

愛希義旨告懌謀反禁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
分明乃得雪釋焉懌以忠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
爲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焉正光元年七月又與劉騰
逼肅宗於顯陽殿閉靈太后於後宮囚懌於門下省誣
懌罪狀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含悲
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懌之喪爲之劈面者
數百人

廣平王懷賦有魏諸王召入華林別館禁其出入令四
門博士董徵授以經傳世宗崩乃得歸

汝南王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爲性不倫倣儻難測悅妃
閻氏卽東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答有崔延夏者
以左道與悅遊合服仙藥松木之屬時輕與出採之宿
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酒肉粟稻唯食麥飯又絕房中
而更好男色輕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悅之出也
妃住於別第靈太后勅檢問之引入窮悅事故妃病杖
伏床瘠瘡尚未愈太后因悅之杖妃乃下令禁斷令諸
親王及三蕃其有正妃疾患百日已上皆遣奏聞若有
猶行捶撻就削封位及清河王懌爲元義所害悅了無
讎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盡其私佞又大喜以悅
爲侍中太尉臨拜日就懌子竄求懌服翫之物不時稱

旨乃召亶杖之百下亶居廬未葬形氣羸弱暴加威撻
殆至不濟闕仍呼阿兒親自循撫闕悅為大劉碓置於
州門盜者便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常能行異事姦偷
畏之而慙息及尔朱榮舉兵向洛既憶入間疑俄而聞
榮肆毒於河陰遂南奔蕭衍衍立為魏主號年更與衍
遣其將軍王僧辯送置於境上以覬侵逼及齊獻武王
既誅榮以悅高祖子宜承大業乃令人示意悅既至清
狂如故動為罪失不可扶持乃止出帝初除大司馬卒

魏書卷二十二終

